

■水滸英雄肖像印章



世人皆道「英雄愛美女」，孰知亦有「美女愛好漢」。中原一位女篆刻家張瓊，歷時數年，以肖像篆刻的藝術形式刻畫水滸英雄。一個個鮮活的梁山好漢形象躍然石上，栩栩如生，方寸之間滄海橫流盡顯英雄氣概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童心 河南報道

■篆刻家張瓊



■篆刻家張瓊雕刻的毛澤東主席肖像

生活中的張瓊不是那種「洵美且都」、「美目盼兮」的女性，更像一個「假小子」：短髮、素顏、淡定，喜怒哀樂之不發。垂髫之年，她喜歡拆卸鬧鐘、收音機，似乎對一切充滿好奇。她坦言自幼就讀《三國演義》，喜愛武俠小說，內心有「俠女情結」，曾欲闖蕩江湖、仗劍天涯。

五六歲時，張瓊踮腳探腦，看父親在高過她頭頂的書案上寫字，心裡揣摩著盤裡的墨汁是如何經父親龍飛鳳舞，演繹成那行云流水的線條。青少年時代，張瓊的偶像是大畫家齊白石和張大千，學習之餘她勤習書畫，尤其在小楷上用功不少。

「千石壽」煉就深功

張瓊與篆刻的淵源，可以追溯到八九歲時，她在遺棄的麻將上，用刀刺自己的名字。而真正走上篆刻之路，是在多年之後。張瓊的父親書畫印皆通，一次一位朋友對父親的書法作品評頭論足：「這書法相當不錯，可是這印章就有點……」朋友欲言又止。張瓊明白了弦外之音，她暗下决心，定當攻克篆刻堡壘。古玩城的張遂成老師精通篆藝，張瓊向他討教篆刻之法。張老師說：「欲精篆刻，得費『千石壽』之功，到時水到渠成自然明白篆刻之道。」「千石壽」意即篆刻一千枚印章的工夫。張瓊愕然：「這一千枚印章，一天一枚，也得花費三年啊。」

儘管工作身心疲憊，張瓊每天晚上或者周末，刻印不輟。她坦言：「我最愛靜靜地傾聽，那種金石斑駁的聲音，清脆，沁入心扉。」三年過後，張瓊切身領悟了「千石壽」的意蘊。她百煉成鋼，書法篆刻之功熟能生巧。

步入篆刻堂奧，張瓊冀望篆刻成套作品。她從父親的「百福圖」獲得啟發，篆刻了一百種寫法的福字。「百福」作品被人收藏，張瓊受到鼓舞，一發不可收拾，繼而挑戰難度更高的人物肖像篆刻，相繼篆刻了八仙人物與十八羅漢。

挑戰水滸人物肖像篆刻

人物肖像篆刻，在方寸之間刻畫人物，只能以精煉、簡潔、抽象的線條予以概括，關

鍵在人物的髮飾、衣褶、眉眼、肌肉等方面。即使是靜態的畫面，亦要靜中顯動，達到傳神。這不僅要求深厚的篆刻功力，還需要高超的人物繪畫功底。

初涉人物肖像篆刻伊始，張瓊的目光其實穿過八仙人物與十八羅漢，落在水滸人物之上。八仙與羅漢，只是技藝的鋪墊和錘煉。而定位水滸人物，一是幼年熟讀《水滸傳》的她，喜歡水滸英雄好漢；二是一百零八枚的規模，毋庸置疑是浩大工程，即使對於研輪老手亦是巨大挑戰和考驗，遑論她這位初出茅廬的新秀。張瓊欲迎刃而上，她相信經過此番千錘百煉，技藝定當更上層樓。

張瓊定製了長九厘米、寬六厘米、高四厘米印面的青田印石。當印石通過物流抵達鄭州，由於龐重，出租車無法承載，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將其弄回家中。面對房間角落堆積如山的石塊，一身疲憊的張瓊擦乾額頭上的汗水，心裡略微一沉：「這只是開始，挑戰還在後面。」

水滸人物形象的設計繁瑣瑣碎複雜。一百零八個人物，武松的豪邁，魯智深的粗狂，李逵的魯莽，吳用的運籌帷幄，宋江的玉樹臨風，一個人物一個性格一個色彩；而在外形上，或策馬，或潛水，或舞刀，或弄槍，或一身短打，或身著盔甲，總之千姿百態，形形色色，每一個人物鮮活而生動。思前想後的斟酌，反反覆覆的修改返工，張瓊以簡練的線條，勾畫出與小說人物性格匹配的人物形象。

初稿上石亦遇到不少困難。畢竟，刻石與宣紙材質迥異，尤其在冬天，呼出的熱氣容易導致臨摹在冰涼印面的墨線發澀，無奈只能用砂紙磨去，重新描寫。一次不行兩次，兩次不行三次，直至滿意為止。肖像臨摹到印面之後，繼之篆刻。一些地方大刀闊斧風卷殘雲，而一些地方如面部、衣紋，則精雕細刻如履薄冰。張瓊特別注重細節的刻畫，畢竟細節決定成敗，因此一個水滸人物的肖像設計、上稿和篆刻，時間跨越數日乃至數周。

在藝術的表達上，張瓊既追求線條的流暢飄逸，也注入書法篆刻的意蘊。因此，她篆

張瓊「梁山好漢」方寸之間顯英雄本色



■印面



■水滸英雄肖像篆刻之武松



■水滸英雄肖像篆刻之宋江



■水滸英雄肖像篆刻之林冲

■水滸英雄肖像篆刻之花榮



■水滸英雄肖像篆刻

刻的水滸肖像，既有繪畫的靈動，亦有篆刻的金石味道。

艱難困苦 玉汝於成

一百零八個水滸英雄的肖像篆刻，張瓊整整磨戰了兩年。兩年的時間，她白天一如往常辛辛苦苦上班為稻粱謀，晚上則俯身在檯燈下，一刀一刀篆刻水滸英雄，不知今夕何夕。每次拖着疲憊的身軀上床休息，都已三更半夜了。而翌日，依然準時去上班，晚上再戰江湖。這樣日復一日，她在堅持著，挑戰著自己的耐力，箇中滋味唯有自知。

創作過程的艱辛不只是身體腦力的心血耗費，更是自始至終伴隨著一種忐忑不安、誠惶誠恐。在她看來，她是以肖像篆刻的藝術形式，賦予《水滸傳》的小說人物形象鮮活

的藝術生命，每一個水滸英雄，將在她的手上，開始新的生命旅程，她感覺自己承載著太大的壓力。

當最後一枚水滸英雄肖像篆刻大功告成，張瓊喜不自禁。兩年的堅持，這項浩大的工程畫上圓滿的句號，真可謂「艱難困苦，玉汝於成」。對張瓊而言，雖然那兩年經受艱難困苦，其實也是苦中作樂。在萬籟俱寂的深夜，傾聽刻刀鑿石鏗鏘的金石聲，也是一種美妙的享受，而且還可以與自己心儀的水滸英雄「神遊」，加深了對他們的了解。

儘管為了生活而每天朝九晚五上班，處理俗務，但張瓊並沒有和光同塵，而是堅守著自己的藝術情懷。她說：「作為一個藝術家，我崇尚古典文藝的復興，在這個物欲橫流的年代裡，去做一些不那麼功利的的事情。」

水滸英雄肖像篆刻的終結，完成了心懷俠女情結的張瓊的一個心願。而對於她而言，這一任務的告罄，不只是結束，而將是一個新的起點。

當代藝術家 Christopher Wool 亞洲首展 將於香港亮相

即將在2018年9月在紐約開幕的The Hill Art Foundation日前宣佈於香港Art Base期間，在中環H Queen's中庭舉行其首個公眾展覽，展期由2018年3月27日起到4月8日。The Hill Art Foundation作為國際私人收藏界的重要成員，選擇13張藝術家Christopher Wool作品展出。此次非商業展覽不但是Wool首次在亞洲以概觀方式展出，亦是首次有重要美國藏家在亞洲地區公開展出他的私人藏品。

作為當代藝術家，Wool最為人熟知的作品是其大型單色印字畫作。現任The Hill Art Foundation主席J. Tomilson Hill及其太太自早年是Wool的忠實支持者，是迄今Christopher Wool作品的最大收藏家。

J. Tomilson Hill說：「我經常問自己，為什麼總覺得有義務去收藏某幾位藝術家的作品，而不是其他？比如我所收藏的Bacon, de Kooning, Twombly及Warhol，他們的作品較深遠，也要求藏家有相對的遠見。就Wool的作品來說，我也是同樣的被義務驅使。一如我收藏的其他作品，Wool的作品深度及創作理念是我所推崇的。一些藝術家能於一或兩張作品中，全面地表達他所思所想，這一點與Wool的作品很不同。他的理念需要透過一系列抽象作品來闡明，而不僅是一兩張作品就足夠。因此，現在我們將以一系列Wool的作品來展現其創作表現中的維度。」

《Christopher Wool - The Hill Art Col-

lection精選藏品》集中展示藝術家過去40年的作品。藝術家早期的紙本作品包括創作自1987年的「騷亂」、1989年的「無題」，以及創作自1990及2000早期年代的姿態式(gestural)布面作品，將一同於展覽中呈現。展覽旨在探討藝術家在抽象藝術史中之重要角色，及他與國際藝術界的關係。

緊隨著H Queen's展覽的開幕，將會有一系列的小組討論環節，所探討議題包括Christopher Wool在抽象藝術史的重要性、建立世界級藝術收藏的條件，以至私營基金會及美術館在藝術界中扮演的角色等。

The Hill Art Collection一向以多元的藝術收藏見稱，藏有文藝復興時期及巴洛克

的銅製藝術品、古典藝術油畫、戰後及當代藝術作品，以至近期重點收藏的中年美國和中國女性藝術家作品。其收藏作品曾借出給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展出。基金會其中一個主要宗旨，是為來自多個時期及反映了多元的美學準則之藝術藏品，開啟對話之門及促進互動。據悉，The Hill Art Foundation即將於紐約切爾西區的Getty大樓開設展覽及教育空間，空間由Peter Marino設計，屆時，The Hill Art Collection藏品將向公眾展示。

■無題 1989 瓷漆及鉛面丙烯

PRAKSTER



■Christopher Wool